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漢文卷八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蓋勑

勑字元固，敦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中平中徵拜討虜校尉。遷京兆尹。董卓廢立。已爲越騎校尉。出爲潁川太守。未至郡徵還京師。疽發背卒。

與董卓書

昔伊尹霍光權已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已終此賀者。在叫弔者在聞。可不慎哉。後漢蓋勑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何召終此作何召堪之使人書木表

使國家戶我于此

袁宏後漢紀二十六

韓卓

卓中平中爲大將軍掾

募兵議

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于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後漢應劭傳

鄭玄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生于永建二年少爲鄉嗇夫去游學師事第五元先張恭祖馬融歸耕東萊黨事起禁錮十四年中平中辟大將軍何進府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初平中徵爲趙相皆不就袁紹領冀州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公車徵拜大司農呂病乞還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有周易注九卷尚書注九卷尚書大傳注三卷毛詩箋二十卷毛詩諺三卷周禮注十二卷答臨孝存周禮難若干卷儀禮注十七卷音二卷喪服經傳注

一卷喪服論注一卷禮記注二十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箴言
二卷發墨守二卷起廢疾二卷釋一卷敍一卷孝經注一卷
論語注十卷又九卷古文論語注十卷駁許慎五經異義十卷
六蓺論一卷易緯注九卷尚書緯注六卷尚書中候注八卷禮
緯注三卷禮記默房注三卷又乾象厤注及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若干卷集二卷

皇后敬父母議

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寧侯伏完朝賀公廷完拜如眾臣及
皇后往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大臣議或曰爲皇后天下之母也
完雖后父不可令后獨拜于朝或曰爲當交拜也令后存人子之
道完不廢人臣之議又子尊不加于父母雖曰天王后猶曰吾季
妾欲令完猶行父法后專奉子禮公私之朝后當獨拜或曰爲皇
后至尊父亦至親交拜則父子無別完拜則傷子道后拜則損至

尊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于公宮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禮鄭玄議曰

四者不同抑有由焉天子所不臣者三其一后之父母也天子尚不臣者况于后乎春秋魯隱公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冬伯姬歸于紀又桓公九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或言逆女或言逆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已加于父母嫁于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不其亨俟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寢父母從子禮通典六十七

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

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緝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日娛朝夕遇閭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已竭吾才故聞命因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年宿業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已老歸爾目事將閑居已安性覃思已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咎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敬慎戒備已近有德顯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絅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已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已亡親墳壘未

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

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後漢鄭玄傳又見藝文類聚二十三又御覽四

百五十九引鄭玄別傳

尚書大傳敘

蓋自伏生也伏生爲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謬誤先後猶有差舛重古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已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一云矣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爲八十三篇

中興書目

詩譜敘

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成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

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淫棄靡有子遺邈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已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已匡救其惡各于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已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已集大命于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世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敎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已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

勿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在斯足
作後王之鑒于是止矣更厲㠯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
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㠯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
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傷行而觀之此
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于力則鮮于思
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于是與附釋音

注疏本

孝經注敘

孝經者

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紀綱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

王海
十一僕破難于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
志而注孝經劉肅大唐新語九御覽四十二太平寰宇記二十三
七引鄭玄六孝經案孝經注或言鄭小同作今據唐會要七十
玄又爲之註明非小同作也

六蓀論

六蓀者圖所生也

公羊序疏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召敎告王者也

毛詩文王正義路史前紀九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

禹觀河見長人皋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是其變也

毛詩文王正義禮記大題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自生自人皇初起

正義路史前紀五後紀一

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

案曲禮正義引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

至伏羲始作

十二言之敎

禮記大題正義路史前紀二又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

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

洛三連通六序命四九九十一代也又左氏定四年正義云伏羲始作十言之敎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此二字當

衍又路史後紀一引之敎下有召厚君臣之別六字

太昊帝庖犧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發定犧皇生其世有

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曰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召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二年

唐釋法琳辨正論注一

宓犧氏爲網罟，已畋已漁，取犧牲，已充庖廚，故曰庖犧氏。辨正論

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卽已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

年也。

辨正論

神農斲木爲耒耜，採木爲耨，始敎天下種五穀，故號爲神農也。辨正論

軒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已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夢受帝篆，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書，師于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于崆峒山。辨正論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厤，史、岐伯造醫方，鬼訣區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興壇壝禮也。辨正論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曰鳥名官焉。

論注一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備

周易正義

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其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㠭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則言其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曰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則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義之說易之道廣矣大矣

周易正義八論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

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㠭爲世法者百二十篇㠭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尚書序正義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于羣臣舉于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尚書堯典正義

民間得泰誓

尚書序正義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

案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俱引此句

自書契之興朴略

尚質而稱不爲詔目諫不爲諠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偽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自誦其美而譏其

過

毛詩譜

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

毛詩譜

闡

毛詩譜序正義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毛詩譜序正義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于魯僖四

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

毛詩序正義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

毛詩風正義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

毛詩鄭氏正義

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便可

識別也

毛詩鄭氏箋釋文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讓合敬也

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

毛詩譜序正義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

周禮春官序官疏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

案

喪正義作五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

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

禮記大題正義并喪正義擇文序錄案大題正義又同

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

戴德戴聖名在也

禮記大題正義

禮記大題正義

今禮行于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

禮記大題正義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

禮記大題正義

禮記大題正義

禮記玉藻正義

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事左史記言

禮記玉藻正義

公羊序疏御覽六百八案公羊疏引作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勤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

義

孔子記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

左傳序正義

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

穀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公羊序疏

玄又爲之注

孝經序疏案此謂春秋

孔子曰六蓺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孝經序疏

玄又爲之注

案此謂孝經

自序

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

孝經序并注正義唐會要十七文苑英華比一百六十六

趙商

商字子聲河內人師事康成

與人書詣鄭康成學

夫學之于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于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本根于是乎庶也

御覽六百七
引趙子聲書

北海鄭玄字康成學之淵府今與業共往就之故輩不暇領命

北堂書抄原本

張逸

逸北海高密人年十三爲縣小史尋去職師事康成康成妻呂

女弟仕至尚書左丞後爲幽州牧劉虞掾同虞死

過令

閉口寒具不得入

御覽八百六十

氾閣

闕師事康成

答陳鑠問

陳鑠問氾閣云爲庶母慈已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㠯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氾閣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

通典九十二

答桓翹問

桓翹問氾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眾子盡然邪故質焉耳答云昔

當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闔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闔覆云。無庶子。當何已。又答云。族人可已。其倫代之。闔覆言。又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

通典一
百三

張超

超字子竝。河陽鄭人。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討黃巾。爲別部司馬。有集五卷。

詣青衣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嘉。志卑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洿泥。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鵠啄鼠。何異乎鶩。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嬖

妾淫妻書戒牝籟詩載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獲驪戎斃壞
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
己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妻笑其鄙
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闢雎德不雙侶得
願周公妃呂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
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豎三族无
紀綢繆不序竄行索妃旁行求側昏姻無媒宗廟無主門戶不名
依其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酌祀詣其先祖或于馬廄廬
閒竈下東向長跪接狎觴酒悉請諸靈僻邪富主多乞少出銅丸
鐵柱積繪累億皆來集聚嫡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
數古之賛墻尙爲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
宜如防水守之曰一秦繆思襄故獲終吉

藝文類聚三十
五初學記十九

中外雲擾萬夫鼎沸

文選曹問六代論注

與太尉朱雋書薦袁遺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視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傳。魏志武紀注引張超集

尼父頌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冒合乾坤，明參日月。文選七啟注作合量乾坤參照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于獲麟，遺歌魯衛。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

楊四公頌

峩峩西岳，峻極太清。降神挺賢，實有景靈。靈何爲四，四楊是下。佐我大族，俾作韓貞。明明在上，不顯其身。帝時疇咨，本道求眞。僉曰于公，溫故知新。宜保宜傳，克贊典境。昔在阿衡，左右商王。有周文武，股肱旦望。我漢楊氏，作代棟梁。蹇蹇匪躬，惟國之綱。綱弛復整，政無亂荒。功假皇穹，率土已康。心盡于朝，終然允臧。伊德之輔，是

乃毛羽匪哲匪賢孰云敢舉揚氏蹈之爲軌爲武軌武伊何盡啟

基緒穆穆天子已爲心膂於萬斯年克昌厥後

載文類聚四十三

靈帝河閒舊廬碑

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繼德二祖四宗是憑上龜鑿乎羲農中結軌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舊宇福德所基修飾經構農隙得時樹中天之雙闕崇冠山之華堂通棲閑道丹階紫房金窗鑾律玉璧內瑄青蒲克庖朱草棲箱川魚跳躍雲鳥舞翔煌煌大漠合德乾剛體效日月驗化陰陽格于上下震暘八荒三光宣曜四靈效祥天其嘉享豐年穰穰駟虞奏樂鹿鳴薦觴一祝致告福祿來將永保萬國南山無量

藝文類聚六十四

邊讓

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大將軍何進徵署令史後以高才屢遷出爲九江太守初平中去官歸鄉建安中爲曹操所殺

章華臺賦并序

楚靈王旣遊雲夢之澤，息于別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此樂！」可已遺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窮木土之技。單珍府之寶，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于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乃作新賦，呂諷之。

胄高陽之苗裔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靈于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文選曹植贈丁儀
王粲詩注馳作飛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清，五服攸亂。一旦垂精于萬機兮，夕回輦于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嬿婉。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擣窈窕從好仇，徑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酒濶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

瑤臺兮回望兮，冀彌日而消憂。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

維陽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麗于陽

阿。金石類聚，絲竹羣分。被輕桂曳，華文羅衣。飄飄組綺，繽紛縱輕

軀。已迅赴若孤鵠。文選洛神賦注作離鵠之失羣，振華袂而逶迤。若游龍之

登雲。于是歛嫋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

激，微音逝而流散。振羽支而紆繞，公若緣繁之垂榦。忽飄飄文選陸機注

日出東南隅行注作飄然。已輕逝兮，侶鸞飛于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

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遽進，巧

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

激波。雖復極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文選謝惠連詩注

同作過清籥發徵，激楚揚風。于是音氣發于絲竹，公飛響軼于雲

達作徵。比目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于是眾變已盡，羣樂既考。歸乎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

之要道，礪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嫱之素肘。形便媚，呂嬃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辰，妙技單收，尊俎，徵鼓盤憫焉。若醒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昌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于此，欲于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土階，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萊。君明哲，已知人官隨任而處能，百揆時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高陽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于大持。爾乃育之呂仁，臨之呂明，致虔報于鬼神，盡肅恭乎上京，馳淳化于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後漢逸譜傳

黃忠

忠，陳留人。

與申屠蟠書，勸詣何進。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

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呂手筆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
日夜曰冀彌秋歷冬經邇二載後漢書作過深拒臣疾無惠然之顧重
令爰中郎曉暎慇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
于是慨然失望而有愧色自呂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
則有餘智則不足後漢書作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
國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苟爽與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
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
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
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
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閒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
臭味庶同休戚是臣假飛書曰喻左右袁宏後漢紀二十五中平五年又略見後漢申屠蟠傳

吳匡

傳

匡爲何進部曲將

令軍中

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

後漢何進傳又略見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

士孫瑞

瑞字君策扶風人中平末召處士擢鴈臚校尉獻帝初爲執金吾出爲南陽太守未行畱拜尚書僕射大司農衛尉國三老光祿大夫尚書合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有集二卷

理王允等事

興平二年秋朝廷召九月九日見公卿近臣飲宴瑞離席前言故

司徒王允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五

日蝕行冠禮議

初平四年正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召爲正月之日大陽虧曜謫見于

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獻酬之報是爲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恤惕也

通典七十八

案博士孫瑞思即士孫瑞校者誤加二字耳

劍銘

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影吐商辯物利用動伐彌彰暨彼良工區冶于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

竭川虹霓消亡昭威耀武震動遐荒

楚

曰定霸越曰取強

蘇文類聚六十

御覽三百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深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四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陶謙

謙字恭祖，丹陽人。靈帝時舉茂才，除廬令，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遷徐州刺史。初平中，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興平元年病死。

被詔罷兵上書

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㠭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呂弭亂，震武㠭止暴者也。臣前初㠭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啟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眾，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㠭資亂，損官威，益寇。今㠭兵罷明日，

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已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照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唯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已贖罪負魏志陶謙傳
注引吳書

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復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敕兵衛送同上

奏記朱僞

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鄧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道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家既遭董卓重已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已臨官升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已爲自非明哲雄

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竝共諮詢。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矣。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贍贍。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南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後漢朱僕傳

公孫瓊

瓊字伯珪。遼西令支人。爲郡門下書佐。後從盧植學于綠氏山中。復爲郡吏。舉上計。召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遷涿令。中平中。遷騎都尉。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獻帝卽位。遷奮武將軍。封薊侯。初平三年。遷前將軍。封易侯。建安四年。爲袁紹所攻。自殺。

表袁紹罪狀

臣聞皇羲已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已導民刑罰。已禁暴。今

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讎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旣入雒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誦呂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呂資糧專爲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早襄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邠鄉族印昔新室之亂漸已卽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伏張楊而呂小忿枉害于勳信用讒慝殺

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已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已爲人後。已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節，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于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已致舊茅，誅曹衛。已彰無禮，臣雖闖葺，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鉄鍼，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魏志公孫瓊傳
注引典路徵表

賄紹罪

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已導人設刑，已禁暴。今車騎將軍

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旣無禮，帝王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自濟君父，棄置節傳，避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槩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吁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已爲印璽。每有所下，輒卑襲施檢文稱詔書。昔亾新僭侈，漸目卽眞。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動降服張揚，累有功效，而曰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惡，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

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已貪慄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已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

遺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

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

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已致菁茅誅曹衛已彰無禮臣雖關

茸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鉄鍔奉辭伐罪輒與諸將

州罷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後漢公孫瓊傳

乃上疏

與袁紹書

趙大僕已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已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

瓊傳

陞見同輿共出時人已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瓊之幸也

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天子命太僕趙岐生紹營移書告瓊瓊遣使具與紹書

趙太僕已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已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竝出饗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瓊之願也

後漢袁紹傳瓊因紹與英雄記小異今並錄之

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故甲鳴于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踧無所聊賴沒當碎首于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于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魏志公孫瓊傳注引裴楷又引獻帝春秋紹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傷尸流血召募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餘語與此畧

所載同

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已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

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呂樓上鼓角鳴于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乞歸人涪水陵高汝當碎首于張燕馳驟已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于北陽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汝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

後漢

公孫瓈傳瓈密使行人齋書告續云云注引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卽此書

韓馥

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冀州刺史初平元年到官起兵討董卓後退軍安平爲公孫瓈所敗呂州讓袁紹去依張邈尋自殺

與袁術書議立劉虞爲帝

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

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

昔光武去定王五世召大司馬令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

史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呂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

讖云：神人將在燕分。

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于代郡。謂虞當代立。並見魏志公孫瓈傳注引吳書

橋瑁

瑁字元偉，梁國睢陽人。太尉橋玄族子。靈帝末，爲兗州刺史。遷東郡太守。初平中，爲劉岱所殺。

詐作京師三公移書州郡陳董卓罪惡

見逼迫無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

並見魏志武紀注引英雄記

呂布

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事。一原爲騎都尉，遷主簿。尋殺原去事董卓，復爲騎都尉。遷中郎將，封都亭侯。初平三年，呂誅卓功進

奮威將軍封溫侯尋爲李催等所敗出關興平初陳宮等迎爲兗州牧兵敗奔于劉備建安初據下邳自稱徐州刺史拜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三年爲曹操所殺傳首許都

上書獻帝

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昌兵自隨恐有嫌疑是昌待罪徐州進退未敢

自盡

魏志呂布傳
注引英雄記

答曹公

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

書布當昌命爲效

魏志呂布傳
注引英雄記

與韓暹楊奉書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于國當嘗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

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魏志呂布傳

傳注引九
州春秋

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後漢呂布傳

畱書與袁術

足下恃軍強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呂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閒，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魏志呂布傳
注引英雄記

與琅邪相蕭建書

天下舉兵，本呂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有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

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苞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呂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不下所曰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

李催

催字稚然北地人。初平中。呂校尉從董卓壘牛輔屯陝。卓誅求赦不得。攻破長安。自爲揚武將軍。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封列侯。興平中。自爲大司馬。建安三年伏誅。傳首許市。表劾裴茂之。

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

袁安後漢紀二十七又後漢董卓傳末句作請收之

田豐

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呂闡宦擅朝棄官歸里。袁紹領冀州引爲別駕。呂諫忤指繫獄。

及官渡敗還見殺

說袁紹襲許

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
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已幾動斯其時也

後漢袁紹傳

諫攻許

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
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
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
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制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
不如志悔無及也

後漢袁紹傳又見魏志

沮授

授廣平人任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初平初韓馥引爲別駕

進騎都尉袁紹領冀州復爲別駕表拜奮武將軍監護諸將官渡之敗爲曹操所擒見殺

說袁紹

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已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振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里之眾迎大駕于長安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召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禦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袁紹後漢紀二十六又見後漢袁紹傳魏志袁紹傳皆有刪節

說袁紹迎天子都鄆

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

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麤定宜迎大駕安宮

都

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八人

後漢袁紹傳引獻帝傳注引獻帝傳

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曰討不庭誰能禦之

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諫袁紹出長子譚爲青州

世稱一免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
曰賢德均曰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免分定
之義

魏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又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諫南師

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淡憂也宜先遣
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
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
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

見後漢袁紹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九

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
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
彊弱曹氏法令旣行士卒精練非公孫讚坐受圍者也今乘萬全
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同上

諫濟河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
晚設其有難眾弗可還魏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紹將濟河沮後謀

審配

配字正南魏郡人袁紹領冀州引爲治中後事袁尚及鄆城破
爲曹操所擒見殺

獻書袁譚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願將軍被心抑怒
終省愚解蓋已上三十字從後漢書備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

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疏一也是呂周公垂泣而斃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辄蒯瞶爲不道入戚呂遂衛師伐之春秋傳曰呂后曼姑之義爲可已拒之是呂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紹將軍呂續賢兄立我將軍呂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諧譖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呂淫刑自是之後糧苴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還胡箚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殲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目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

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懋懋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膽之計
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
勢禦寇盜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令將軍
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
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
繼遂放兵鈔撲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鬚髮膚割
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
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云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
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
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
已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
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自及館陶
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徒屬各二三其心臨

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貳昌緩追之患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昌已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蠻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轍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昌聰明行之昌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于糞土貴名位于正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忿肆忿取破家之禍昌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昌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伏惟昌下百字從後補故奮弊州之賦昌已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

軍制蜀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已待斧鉞之刑
若必不悛有已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宜錫已
環玦魏志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又後漢書紹傳各有剛節今令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五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熙

熙字成國，北海人。

北海屬青州，故伏滔、青楚人物論。呂劉成國爲青士，有才德者。

官位未詳。

有謚法注三卷，釋名八卷。

案後漢文苑劉珍傳撰，不書官位。今所見舊刻本或題安南太守，或題微士。隋志大戴禮注梁有謚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則舊刻本亦有所據。然恐不確。唐調露元年始改交州總管府爲安南都護府，前此交趾並無安南之稱。近人或云當作富南安，亦不確。南安本漢天水東漢改爲漢陽，續志漢陽郡注補引秦州記中平二年分置南安郡。魏爲廣晉爲略陽，其地屬涼州刺史部。而劉熙久居交州，陳壽言之再四。蜀志許慈傳師事劉熙，建安中自交州入蜀。吳志韋曜傳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程秉傳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辭綜。

傳少避地交州，從劉熙學。計熙在交州值獻帝初年，或先士燮爲太守，殆未可知。然不當稱安南，其爲微士亦不見于史。故皆不從。又案後漢光武十五王傳，別有劉熙，建安十一年嗣琅邪王。魏志劉熙傳，被孫熙嘉平六年嗣。

釋名序

熙。㠭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㠭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雜俗。各方名殊。聖人于時就而弗改。㠭成其器。著于旣往。哲夫巧士。㠭爲之名。故興于其用而不易其舊。所㠭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于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㠭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于事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㠭類求之。博物君子。其于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㠭塞可謂之士。聊可省諸。釋名
朱本

王商

商字文表。廣漢人。劉璋辟爲治中從事。進蜀郡太守。在郡十年。卒于官。

與秦宓書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㠭終身。下和銜玉。㠭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

見

蜀志秦必傳

宋衷

衷一作忠。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劉表據荊州辟爲五業從事。有周易注十卷，太玄經注九卷，法言注十三卷。

與王商書

文休個儂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昌爲指南。

蜀志許靖字文休傳

穎容

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師事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召爲武陵太守，不起。建安中卒。有春秋釋例十卷。

春秋釋例序

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揚雄、劉歆，後有鄭眾、賈逵、班固、近卽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義正者，遷尤多。畧舉一兩事。已

言之史記不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揚雄著法言不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尙矣細覽六百十八

司馬徽

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

與劉恭嗣書

劉廣字恭嗣

黃旗紫蓋

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

文選謝元暉始出御書省詩注陸倕

石闕

誠子書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呂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呂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魏文類聚二十三

許貢

賁建安初吳郡太守

上表漢帝

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伯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

吳志孫討逆傳
注引江表傳

梁紹

紹初平末爲尚書

奏劾吳頑

頑曰瓦器奉職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奧媚寵苟諂大臣昔孔子誅少正卯曰陷刑戮頑宜放肆曰懲姦僞若久舍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爲患不細

袁宏後漢紀二十七

田疇

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後爲司空曹公

戶曹掾終議郎

奏記曹公辭賜緺穀

東曹掾田疇言前呂無功橫被封賞之賜已實自歸教從所執雖

到下車見絹三千疋穀五千斛驚愕怪懼未敢自寢乞還藏府

爲軍儲御覽

李固

固興平初爲左中郎將

與弟固書

固今年五十七鬚髮已白所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
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
此子矣

水經江水注一案李太尉益州人卒年五十四今此言
五十又七又言未見益州則非李太尉也魏志董卓傳注引
獻帝起居注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爲

大司馬後漢范昇傳云與漢中李固善蓋卽其人

李術

術汝南人孫策表爲廬江太守策死拒命建安六年爲孫權所
攻城破見殺

報孫權移書

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

吳志孫楷傳
并引江表傳

張紘

紘字子綱廣陵人孫策表爲正議校尉建安四年至許拜侍御

史明年出爲會稽東部都尉尋爲孫權討虜長史有集二卷

案

紘吳志有傳隋志及藝文類聚御覽皆列于後漢今從之

瓊材枕賦

有卓爾之殊瓊超詭異旨邈絕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莖紫葉而紅榮有若蒲陶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闊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鷺鶴之徑逝或類鴻鵠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效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眾文之罔朗灼儼爚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微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

會緻密固，絕際無閒。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
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鏽鏤。無丹漆之形朱，罔觴象之佐副。
較程形而靈露真，觀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瑛璠富也。美梓逡巡，
不敢與竝。相思庶幾，晞風于未列。神龍之姿，眾鱗相絕。昔詩人稱
角枕之粲，季世加已。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用害民。
有損于德，豈如茲瓊。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繼
微無加，而美曄春榮。載文類稿七十一御覽七百七案吳志張紇傳注引吳書茲有神嚮枕附亦見北堂書鈔
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七
未知卽瓊材悅此否俟考

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
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
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
使撫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

士所召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蒸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于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瓊。依然北附。劉繇。使力江滻。劉備爭盟淮隅。是呂岱未獲承命。繫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呂岱誅醢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呂春秋尚少。晉于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于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呂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呂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呂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呂臨之。適足取禍三也。

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憹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召紹劉統召固漢宗皆所召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召扶國家之蹠頓念社稷之危殆召奉祖考之志召報漢室之恩其忍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

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者也所貴于聖哲者曰其審于機宜慎于舉措若難圖之事雖保之勢昌激羣敵之氣昌先眾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于圓綸而牽非類比合文字昌悅所事苟已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尤也尤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忘言遊耳幸畱神聽吳志孫註選傳注引吳錄策使張紘爲書又引典略云張昭之辭袁宏後漢紀亦作張昭裴松之引此書必紘

所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已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于黑山曹操毒破于東徐劉表僭亂于南荆公孫叛逆于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已

未獲從命繫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
取之志憚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
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
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
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
若輔而興之則曰更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
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已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緝之言
妄牽非類之文苟召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恨可不孰
慮忠言逆耳駿議致憎苟有益于尊明無所敢辭後漢袁術傳策
與書諫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九作張昭爲策書諫
術案此卽吳錄所載張紘書而有刪節文亦小異

與孔融書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彫摩益光不足已損吳志虞
翻傳臨困授子靖畱牋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聲
非無忠臣賢佐閭于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
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
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
歡無假取于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
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明眩于小忠戀于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
敎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
情損欲自義制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
藏疾自成仁覆之天

吳志張紘傳

瓊材枕箴

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氍毹允瓊允麗惟淑惟珍安
安文枕貳彼弁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盡身興窮
有節適性和神藝文類聚七十一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作銘

全後漢文卷八十六

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六終

全後漢文卷八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讎

禡衡

衡字正平，平原般人。興平中，避亂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曹公忿其侮慢，召爲鼓吏。尋送與劉表。表復送與黃祖。見殺。有集二卷。

鸚鵡賦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前曰：禡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曰：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而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栖跱幽深，飛

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噴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于眾禽于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隴坻詔伯益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㠭遠害不遑迕㠭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㠭雕籠翦其羽翼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㠭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㠭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于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㠭階亂將不密㠭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慙眾鄙之無知背縕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漢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

言而稱斯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
慕哀鳴感類音聲悽已激揚容貌慘已顚頽聞之者悲傷見之者
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生之游處若搖籟之相
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已俯仰闕戶牖已踟躕
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
懷歸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故背惠而忘初託輕
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已報德甘盡辭已效愚恃隆恩
于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文選藝文類聚九十一

書

訓夷昧之風

文選顏延之陶徵士詩注

魯夫子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已長世寬容足已廣包幽明足已測
神文藻足已辯物然而敏學已求之下問已諫之虛心已受之深

思召詠之愍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召大夫之位。任召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鷺于中庭。騁驥驥于閭巷也。是召期月之頃。五教克蒞。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召紓餘綏。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陽光。夫大明召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是召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召示昭明。辭曰。

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召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陰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廟殂崩。大猷不綱。藝文類叢二十

顏子碑

稟天地之純和。鍾嶽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才。顯

乎娶孩在東脩之蘭入宣尼之室德行邁于三千仁風橫于萬國
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歸
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風甘簞瓢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
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抱元凱之烈乃刊玄
石而旌之

此句從文選褚淵碑注頭陀寺碑注補

其辭曰

亞聖德踏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
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罔窮

就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

弔張衡文

南嶽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
飛昔伊尹值湯呂望遇旦嗟矣君生而獨值漢蒼蠅爭飛鳳皇已
散元龜可霸河龍可綽石堅而朽星華而滅惟道興隆悠永靡絕
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旦光沒發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
貴知己君其勿憂

御覽五百九十六

潘勸

勸字元茂，初名芝。陳畱中牟人。獻帝時爲尙書郎，遷右丞，除東海相。未行，畱爲尙書左丞，有集二卷。

玄達賦

一作玄

遠賦

匪偏人之自遭，訴諸哀平來哲。

文選謝康運擬
鄭中集詩注

冊魏公九錫文

建安十八年五月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曰：「不德少遭閼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觎，分裂諸夏，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失位，百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啟戎行。此君之忠于末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使我三州延

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自盡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退陽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勦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于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干淮南懼憚君威用不融訛斬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驅術旨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反張揚沮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迎諸神策致厯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于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折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棄其首海盜奔逃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困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威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曰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竝建明德胙之呂土分之呂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呂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胙太師呂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呂二輅虎賁鉞鉞秬鬯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安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呂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呂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

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
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
第十錫君玄土苴㠭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已丞相
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已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已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
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輶戎輶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
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
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
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
朱戶已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
納陛已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
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闕干紀莫不誅殛是

用錫君鉄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揆計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旅弓十。姦矢千。君昌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昌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文選袁宏後漢紀三十魏志武帝紀

擬連珠

臣聞媚上呂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曰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曰忠臣。背利而脩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魏文賦文類聚

五十

尙書令荀或碑

瓊姿奇表。

魏志荀或傳注

夫其爲德也。則主忠履信。孝友溫惠。高亮昌周其中。柔嘉昌宣其外。廉慎昌爲己任。仁恕昌察人物。踐行則無轍迹。出言則無辭費。

納規無傲辱之心，機情有密靜之性。若乃奉身蹈道，勸禮貢德，後之事間，匪云子克，厥後效昌，黃中之微，守昌貞固之直。注焉若洪河之源，不可竭也；確焉若華嶽之位，不可拔也。故能言之斯立，行之斯成，身匪隆沒，直哉！惟情素綱用亂，廢禮復經。于是百揆時序，王猷允塞，告厥成功，用俟萬歲。就文類聚
四十八

男女老幼里號巷哭。

文選沈約齊安
陸賈王碑注

高訪

誘，涿郡涿人。建安中，曹公辟爲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遷監河東，有戰國策注三十二卷。呂氏春秋注二十六卷。淮南子注二十一卷。又有孝經解孟子章句若干卷。案舊本呂氏春秋序題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謂之盧子幹也。誘由濮陽令遷監河東因誤題河東耳。

道賢論

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自字宙爲小。雖高栖

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高僧傳四十五道僧
字法深王敦弟

呂氏春秋序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曰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于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于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呂不韋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呂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呂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于安國君。于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呂爲己子。

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呂不韋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呂不韋爲綱紀呂忠義爲品式呂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呂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轉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呂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儒舊訓輒乃爲之解焉

呂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紀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
元刊本

淮南子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于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于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召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卽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于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棄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

死于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
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呂我貪其地耶乃召
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
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讐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
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
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
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
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
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蓋
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于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
瓊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
之于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曰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
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之深也是吾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

授采呂驗經傳。呂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于是呂朝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呂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指借八卷，刺之會指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呂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呂勸後學者云耳。淮南鴻烈解道
藏本動字號

仲長統

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建安中，苟或舉爲尙書郎，尋參丞相軍事。延康元年卒，有昌言十二卷。

答鄧義社主難

荀彧問仲長統。呂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曰。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曰。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曰。前見逮及。敢不敬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已。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旣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凡有經綸之義。略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自宗實備其論。自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于天。殷呂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殷地。參于天地。竝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呂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呂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呂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呂專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呂爲句龍。無乃失歟。唯

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㠭爲首在于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
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
㠭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
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
摘出社稷㠭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
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祉亦何嫌反獨不可
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㠭爲配食
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則疑句龍
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㠭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
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㠭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
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㠭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
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
明皆人鬼人鬼故㠭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

用命當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㠭有先社稷之義者凡
賜命受國建造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
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爲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
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荅曰郊特牲
者天至尊無物日稱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爲卑緣人事㠭
半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何
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
冒其名耦文于天㠭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㠭固而最
近者也故立㠭爲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㠭行戮自順義也
何爲當平于社不言用命賞于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
者也而盛一官之臣㠭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
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
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于數居二縱復令

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于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子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續漢祭祀志下注補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于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鉤彭蒙田駢同學于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縫莊子曰不累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眾願天下之安寧自活于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呂此自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呂其學本于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呂此書

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文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尹文子道藏本

按統卒于獻帝遷位之歲而此序言黃初

未始到京師當是後人妄改或此序非統作也疑莫能明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八十七終